

"祟米" 的多伦多版(搞笑)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，建议
阅读原文

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208/2021_2022___E7_B2_9C

[_E7_B1_B3___E7_c107_208211.htm](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208/2021_2022___E7_B2_9C) 发信人:旺旺 多伦多的国际机场，横七竖八停着中国来的客机。客机里装载的是新移民，把机舱塞得很满。装的快要裂开的行李箱给黄色的安检带捆扎着，一堆一堆地，填没了这飞机和那飞机之间的空隙。机场出去就是加拿大第一大城市的多伦多了。XX Job Agency就在市区的那一边。朝晨的太阳光从整洁的玻璃天棚斜射下来，光柱子落在柜台外面晃动着的几张LP上。那些拿LP的大清坐TTC出来，到了市区，时差也不倒一下，便来到柜台前面占卜他们的命运。“IT 7块，Labour 6块半，”Job Agency里的小姐有气无力地回答他们。“什么！”拿LP的朋友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。美满的希望突然一沉，一会儿大家都呆了。“在六月里，你们不是说IT年薪6万么？”“7万也招过，不要说6万。”“哪里有跌得这样利害的！”“现在是什么时候，你们不知道么？各处的移民象潮水一般涌来，过几天还要跌呢！”原来出力申请犹如赛龙船似的一股劲儿，现在在每个人的身体里松懈下来了。最近天照应，很多人免了面试，体检的医生也不来作梗，一年多就拿到了签证，谁都以为该得透一透气了。哪里知道临到最后的占卜，却得到比拒签更坏的课兆！“还是不要干的好，我们回去呆在家里吧！”从简单的心里喷出了这样的愤激的话。“嗤，”小姐冷笑着，“你们不干，人家就关门了么？各处地方多的是洋硕士，洋博士，头几批还没分派完，外洋大公司又有几批lay off下来了。”洋硕士，洋博士，外洋大公司，那

是遥远的事情，仿佛可以不管。而已经落地的移民不干活，却只能作为一句愤激的话说说罢了。怎么能够不干呢？老婆孩子的生活费是要花的，为了雇移民顾问，买机票，交落地费，借下的债是要还的。“我们到美国去找工吧，”在美国，或许有比较好的命运等候着他们，有人这么想。但是，小姐又来了一个“嗤”，眨着微翘的睫毛说道：“不要说美国，就是找到硅谷去也一样。我们同行公议，这两天的价钱是I T 7块，Labour 6块半。”“到美国去干没有好处，”同伴间也提出了驳议。“这里到美国要签证，知道他们收我们多少钱！就说依他们给，哪里来的现美刀？”“小姐，能不能抬高一点？”差不多是哀求的声气。“抬高一点，说说倒是很容易的一句话。我们这Agency是拿本钱来开的，你们要知道，抬高一点，就是说替你们白当差，这样的傻事谁肯干？”“这个价钱实在太低了，我们做梦也没想到。去年的工资是5万5，今年的行情又涨到6万，不，你小姐说的，7万也招过；我们想，今年总该比5万5多一点吧。哪里知道只有7块！”“小姐，就是去年的老价钱，I T 5万5吧。”“小姐，I T人可怜，你们行行好心，少赚一点吧。”另一位小姐听得厌烦，把手里的空咖啡杯扔到街心，睁大了眼睛说：“你们嫌价钱低，不要干好了。是你们自己来的，并没有请你们来。只管多罗嗦做什么！我们有的是position，不给你们，有别人的好给。你们看，飞机场又有两只飞机停在那里了。”三四张L P从台级下升上来，L P后面是表现着希望的黄色的脸。他们随即加入先到的一群。斜伸下来的光柱子落在他们的西服的肩背上。“听听看，今年什么价钱。”“比去年都不如，I T只有7块钱！”伴着一副懊丧到无

可奈何的神色。“什么！”希望犹如肥皂泡，一会儿又迸裂了三四个。希望的肥皂泡虽然迸裂了，载在飞机里的新移民可总得落地；而且命里注定，只有落地在这加拿大。加拿大有的是加刀，而西服的空口袋里正需要加刀。在体质好和坏的辩论之中，在Day shift和Night shift的争持之下，结果拿LP的朋友把自己送进了各个工厂的车间，换到手的是数额或多或少的一张支票。“小姐，给Full time，有福利的，不行么？”干活拿不到正式的合同，好象又被他们打了个折扣，怪不舒服。“大陆#amp；%！”夹着一枝口红的手按在键盘上，鄙夷不屑的眼光从眼镜上边射出来，“干一天活就拿一天钱，谁好少作你们一个Cent。我们这里没有Full time，只有Cash工。”“那末，换西人公司的吧。”从名称上辨认，知道手里的Offer不是西人公司的。“吓！”声音很严厉，左手的食指强硬地指着，“这是种族歧视！你们不要，可是要想吃官司？”不要这Offer就得吃官司，这个道理弄不明白。但是谁也不想弄明白，大家看了看Offer上的Terms，又彼此交换了将信将疑的一眼，便把名字签在了上面。一批人咕噜着离开了XX Job Agency，另一批人又从机场跨上来。同样地，在柜台前进裂了希望的肥皂泡，赶走了ME以来望着厚厚的LP所感到的快乐。同样地，把万分舍不得的自己送进工厂的车间，换到了并非花花绿绿的加刀的支票。街道上见得热闹起来了。拿LP的朋友上加拿大来，原来有很多的计划的。黑市上换的洋钱用完了，须得赚十万八万回去。洋电器也要买几件。洋大学如果用国际学生的身分来念，几万块只能上这么一二门课，太吃亏了；如果落地后成了永久居民，就便宜得多。陈列在停车场里的花花绿绿的洋汽车听说只要几千刀一

辆，女人早已眼红了好久，今天登陆就嚷着要一同出来；自己几时怀孕，阿大几时生，阿二几时生，都有了预算。有些女人的预算里还有一张耀眼的洋文凭，一趟加勒比海的旅行，或者一个生得很好看的金发的洋老公。难得最近天照应，一年多就拿到了签证，让一向捏得紧紧的手稍微放松一点，谁说不应该？缴税，还债，付房租，大概能够对付过去吧；对付过去之外，大概还有多馀吧。在这样的心境之下，有些人甚至想买一个House。这东西实在怪，自己付首期、每月交Mortgage，年底照旧要交地稅的；比起国内的单元房来，真是一个在天上，一个在地下。他们咕噜着离开Job Agency的时候，犹如走出一个一向于己不利的赌场这回又输了！输多少呢？他们不知道。总之，袋里的一张支票没有半张或者一角是自己的了。还要添补上不知在哪里的多少张钞票给人家，人家才会满意，这要等人家说了才知道。输是输定了，马上坐飞机回去未必就会好多少，在加拿大走一转，买点东西回去，也不过在输账上加上一笔，况且有些东西实在等着要用。于是街道上见得热闹起来了。他们三个一群，五个一簇，拖着短短的身影，在狭窄的街道上走。嘴里还是咕噜着，复算刚才得到的代价，咒骂那黑良心的Job Agency。女人臂弯里钩着包，或者一只手牵着小孩，眼光只是向两旁的店家直溜。小孩给赛璐珞的洋囡囡，公园，狗，以及红红绿绿的洋机器人，洋玩具车勾引住了，赖在那里不肯走开。“小弟弟，好玩呢，机器人，玩具车，买一个去，”故意作一种引诱的声调。接着是冬，冬，冬，叭，叭，叭。当，当，当，“鱼油冰酒刮刮叫，4.99一瓶真公道，乡亲，带一瓶去吧。”“喂，乡亲，这里有各色Used car，特别大减价，八千五一辆

，包过尾气测试，要不要买辆回去？”XX，XXX，XX几家的店伙特别卖力，不惜工本叫着“乡亲”，同时拉拉扯扯地牵住“乡亲”的西服，他们知道惟有刚来时，“乡亲”的口袋是充实的，这是不容放过的好机会。在节约预算的踌躇之后，“乡亲”把刚到手的钞票一张两张地交到店伙手里。房租之类必需付，不能不花，只好找地下室。洋大学的价钱太“咬手”，不上了吧，还是贷些款上College。电器呢，预备买电视的就捡了一件，预备买组合音响的就单买了个CD机。洋大学的Offer拿到了手里又放进了抽屉。新新的汽车开出去试车，刚刚合式，给老婆一句“不要买吧”，便又开了回去。想买House的简直不敢问一声价。说不定要二三十万吧。如果不管三七二十一买回去，别的不说，国内白头发的老太公老太婆就要一阵阵地骂：“这样的年时，你们贪安逸，花了二三十万买这些东西来住，永世不得翻身是应该的！你们看，我们这么一把年纪，谁住过这些东西来！”这罗嗦也就够受了。有几个女人拗不过要孩子的欲望，便在这里生了可爱的小洋囡囡。小洋囡囡的英语特别的好，要他说就说，要他唱就唱，而且一生下来就是公民；这不但使从国内带来的孩子眼睛里几乎冒火，就是大人看了也觉得怪有兴趣。“乡亲”还沽了一点酒，向熟肉店里买了一点肉，回到散布在多伦多各处的自家的地库，又从冰箱里拿出盛着咸菜和豆腐汤之类的碗碟来，便坐在桌边开始喝酒。女人在厨房里煮饭。一会儿，这地库也冒烟，那地库也冒烟，个个人淌着眼泪。小孩在公园的草坪上跌交打滚，又捞起游在湖边的小鱼来玩，惟有他们有说不出的快乐。酒到了肚里，话就多起来。相识的，不相识的，落在同样的命运里，又在同样的地库里喝

酒，你端起酒碗来说几句，我放下筷子来接几声，中听的，喊声“对”，不中听，骂一顿：大家觉得正需要这样的发泄。“IT 7块钱一小时，真是碰见了鬼！”“去美国是拒签，解决不了身分，打工。来加拿大算是有身分，没工作，还是打工！”“在加拿大打工比在美国都厉害；美国还赚美刀呢。”“又得把自己吃饭的钱交税去了。唉，打工这么点钱还要交税！”“为什么要交税呢，你这死鬼！我一定要留在家，给老婆花，给儿子花。我不交税，宁可跑去吃官司，让他们关起来！”“也只好不交税呀。交税立刻透支信用卡。借了18%的债去交税，贪图些什么，难道贪图明年背着重重的债！”